

点点滴滴当春时

名家

■ 龚静

朋友送来一块自家腌制的咸肉，夹精夹肥，腌得紧致干实，穿一根白色棉绳，老式风范。其实平日咸肉吃得不多，也是柳树发芽油菜花开了，想一口腌笃鲜了。腌笃鲜么怎能离得开咸肉呢。这下好了，买点新鲜五花肉，春笋，还有莴笋，可以炖起来了。腌笃鲜炖到差不多时添一把滚刀块香莴笋是已故外婆的习惯。莴笋吸收了这一锅鲜物的综合鲜，清新又清鲜，且能去腻，吊出腌笃鲜的清秀气息。这一习惯我承传至今，不只是少时口味的延续，确实是口感的反复实践真效。比如放百叶结的腌笃鲜就觉得虽然口感也不错，但它的层次不是“鲜”和“鲜”的渐进，而是混合之后的“厚”，不那么淡墨，是积墨法的意思了。

好了，咸肉开启味蕾春情。看看网购有啥耐鲜货，哦呦，太多了。本地有的，当然有；本地没的，外埠可以运过来啊。单开一档春日尝鲜项。素的：春笋、马兰头、枸杞头、菊花脑、草头、茼蒿、香椿头、蚕豆、荠菜、豌豆苗、羊肚菌……荤的：白米虾、螺蛳、昂刺鱼……你想得到的，商家统统提前安排，诱引你的春天特定味蕾。还有点心呢：凡是荠菜可以“入伙”的馅料皆可包入馄饨包成春卷，当然，青团是不行的，以及马兰香干笋丁都是中式春日馅料的灵魂。反正我立马下单了本埠郊区的春日笋丁鲜肉烧卖，刀鱼馄饨似乎也可以网购了。自觉不算吃货，也不会为了一碗什么季节限定的跑到某城（生命力不够哈），但干冷的冬树似乎也在阳光里笼上轻薄的、淡淡的绿气时，终究挡不住春食春时。



国画《来,跟着我,我们去换紫衣裳》 龚静

家人说附近某新农村的油菜花开了，今年还有彩色油菜花。晴日轻暖，倒是踏青佳择。但手头的事情没做安心不定，那就再缓缓。好在油菜花在我的记忆中曾经就是日常的一部分，不会特意作为赏春之选。不说少时家附近弯几条小路就可看到城市周边的生产队田畴，春天油菜花开得一片一片的，居民们都很淡定，没有走进花海拍照的（哦，对，那时很少人家里有照相机），也

不会特地去看，走过路过瞄一眼而已，大家晓得过一阵么油菜结籽，再过一阵么生产队送去榨油，是为菜籽油，都是扎扎实实的日用之物，赏花的闲情似乎大多等待唤醒。当然后来城市化推进加速，要去看油菜花需要坐车特地而行了。不过，1990年代末迁居郊区时小区大门隔路相望成片农田，一到春天油菜花一垄一垄的，春早散个步就垄上行了。只是，后来田地全都成住宅区

了，油菜花自由也消失了。但没有执念春天一定要去看油菜花，也算看过徽州油菜花，看过罗平的油菜花梯田，感觉和小时候看的差不多，无非面积大点，地势起伏点，和一些建筑映衬，春天么，花花绿绿的，如果再有暖暖的微风，视觉心情总归适意的。

不过，说是这么说，看到熟人朋友发的油菜花田各种姿态照，还是欢喜的，顺手点赞欢喜，点赞他人分享的春天，点赞春日在来。

四月的柳树清清新嫩的好看着，等到水杉冒出绿芽，等到悬铃木的叶子从干了一冬的枝干上揉出一个个小小的“绿手掌”，等到小河畔的构树不那么清冷凛冽，绿意从似雾气到轰然扑满一树，那么乍暖还寒的春天才究竟如第一杯春茶后的微醺回甘了。

前几年早春画过等待冒芽的悬铃木，画过老树红梅密，也画过荡漾在粉红粉绿中的春草，今年的春天画点什么呢？在岁末年初画了冷冽雪山之后，也想着画一点柔软的情景，可能等我忙完手头事画点什么时，春天的第一波清鲜之感就过去了。曾经听讲每年3月8日的柳树是最好看的，现实也得以印证，那正是柳芽尖尖的初春温柔鲜美，之后呢叶子大起来，绿色深起来，清鲜之气就渐渐褪去了。这些年为了筑人工河道修河边小径，原本窗外的几株柳树都迁走了，遗憾已经不能再开窗和柳树一期一会，不过有过曾经的多次，也心满意足。

那么，也不必着急一定要去哪里哪里赏花，随常吃点春天食物，看看身处所在的发芽开花的春天，就是一期一会。

当然，咸肉要切成小块，入冰箱冷冻，否则挡不住春风吹暖，有变质之虞。

新茶飘香

■ 赵畅

前不久，回老家浙东四明山麓小山看望长辈。车停小溪边，抬头向山间的茶园望去，但见村姑们采摘春茶的踪影，缓缓游弋在层层叠叠的茶室间。

新茶滋味，也是古人的最爱。只需翻开唐诗，那清香馥郁的滋味便穿越千年烟霞扑鼻而来。鲁迅先生对新茶的嗜好，也与古人有得一拼。他在《喝茶》一文中说：“有好茶喝，会喝好茶，是一种清福。”翻阅他的日记，我们能读到频频出现的有关买新茶的记述。1931年5月14日，他“以泉五元买上虞新茶六斤”，紧接着第二天又“买上虞新茶七斤，七元”。两天时间就买了十三斤上虞产的新茶。想必，在那个时候，绍兴的“上虞茶”已经颇有点美誉度的了。

从前，新茶采摘加工期间，一些茶农家的老人都会自带新茶到我祖父祖母家喝茶。说是喝茶茶，其实也有着相互“斗茶”的想法。记忆中，祖母常用铜水壶烧煮的“蟹眼水”（指将要到达沸点，壶中起泡涌泡之水）泡新茶，随着“蟹眼水”“咕噜噜”地叫着从铜茶壶流出——好似有千军万马奔驰而来，挥戈杀出，茶杯杯壁上竟也挂满了“蟹眼”。

新茶的魅力，也是跟茶叶加工工艺联系在一起。20世纪80年代我在一所完中任教，校长送我二两新茶，他说：“这是我老家岭南乡（与嵊州交界）家父借鉴嵊州泉岗“辉白”新工艺，经过‘杀青、初揉、初烘、复揉、复烘、炒二青、辉锅’七道工序制作而成的茶叶，尽管用的同样的叶子，可味道就是不一样。”将信将疑中，我冲泡品尝，味蕾诠释了这款名曰“辉白”的茶韵馨香——甜润中裹拥着鲜爽，鲜爽中透着醇厚。始料未及的是，这种加工工艺也很快传到了我的山村老家，大大增加了茶农的收入。

上虞乃“当代茶圣”吴觉农的故乡，而今，已拥有茶园面积5万多亩，还专门开发了一款以茶圣命名的“觉农舜毫”针形茶——由早春嫩芽精制而成，其形紧直挺秀，色翠绿显毫，香清奇持久，味鲜爽甘醇，冲泡后单芽矗立、嫩绿明亮，先后获得第二届国际名茶评比金奖、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等20多个奖项。难怪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回老家品尝“觉农舜毫”后大力赞叹：“品之醇醉，饮之陶陶，久居心头，挥之

让风先走

■ 沈小玲

这条带坡度的路在德清县莫干山镇庾村，路名叫黄郭路。当地人说黄郭是民国名人，曾在此居住，办了小学、医院、图书馆、蚕种场，老百姓为纪念他，一直用他的名字唤这条路。

黄郭路不宽，路旁梧桐树却特别高大粗壮。每到秋天，风拂过，梧桐叶打着旋儿，如蝶翩跹。

有人给每株梧桐树拍照。有株梧桐树挺特别，嵌进二层老屋的房檐里，树盖遮住整个屋顶，树是屋的一部分，屋也是树的一部分，树和屋“相看两不厌”。

路旁屋舍俨然，青砖灰瓦，门廊成拱形，只是每间房屋内迥异。这一间摆着手作蓝印花布，隔壁屋出租旗袍和中山装，工艺品店的门口插着几枝山野茅草，书吧柜台边的音箱里飞出《茉莉花》民歌。有间门头灰扑扑，没有店面标识，走近一瞧，靠窗放着一辆老式缝纫机，白灯下，发如霜的大爷低头车衣服，咕哒咕哒，踩踏自有节奏，不被窗口好奇的游客干扰，是我裁缝店。

经过老屋，绕过老树，呼吸着清冽的山野空气，行人的脚步被带慢。路旁，邮筒、黄包车雕塑、低矮的房屋，似旧非旧，不知何年何月建造，恍惚间，以为时光倒流。

莫干山车站在黄郭东路2号，车站建于民国十八年。一百三十多年前，莫干山避暑声名鹊起，中国人、外国人上山盖了许多别墅。夏天一到，避暑人从各地赶来，车站是必经的交通站点，沿用至20世纪90年代。如今车站成了百年交通陈列馆，门口停放着汽车模型。

从车站往前走两百米，就到庾村中央广场。广场上有一座莫干山民国图书馆，图书馆是黄郭建造，馆内藏有民国书籍。馆前钟楼的窗户贴了民国时流行的花窗玻璃，红、白、蓝、紫纵横，阳光透过花窗洒进屋，室内色彩斑斓，梦幻。

楼顶层窗台歇满白鸽，风乍起，几十羽鸽子舞动双翅，散向广场，栖息在梧桐树间。

一个村把新旧融合得如此好，那种氛围让人有点错乱。我静立在树下，看风挽着落叶飘过，我看云，看树，看房，看街，看人，也看村名。

庾村的名字起源于颍川庾信家

不去，乃茶中上品也！”

新茶，与有故事的好友一起品尝，与懂茶叶的好友一起品尝，那种情形和滋味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多年前一个新茶上市季，王旭烽女士应吴觉农弟子、上虞著名茶叶专家刘祖香先生之邀前来上虞做客，其时我也应邀作陪。

王旭烽女士早年就与刘老相知相交，知道她动笔写《南方有嘉木》，刘老一口气写出了与老师吴觉农先生交往的一万多字的素材。在上虞城区龙山上吴觉农先生的墓前，刘老双眸含泪把自己对恩师的感情再一次讲与王旭烽听，希望她理解茶，理解茶人，继而很好地理解茶文化。尔后，又把陆续积累并整理的两万多字的相关资料交与她，并且还不顾年事已高，引领她到四明山、会稽山茶区实地寻访茶圣的足迹……难怪，王旭烽女士后来跟我说，她能如愿完成一部茶叶世家的兴衰史，正是因为背后有着像刘老这样真诚无私的支持者。

风尘仆仆赶来的王旭烽女士，未等落座，就提议由她来沏茶。“我对沏茶还是有点在行的，茶叶么，我想刘老一定带来了刚上市的上虞新茶。”没想到，这还真被她说中了，刘老笑眯眯地递上一小罐两天前刚刚加工而成的“觉农舜毫”。她打开茶叶罐，取出一小撮，抵鼻闻过后，便喃喃自语：“好茶，不负金奖的好茶！”一俟出手沏茶，那一连串熟练的动作，让人似曾相识。不解的是，她先往杯子里注上半杯水，然后才放茶叶，再续水，这似乎颠覆了我对于传统沏茶定式的认知。见我诧异，她便解释道，沏茶放茶叶也是一门学问。冬季，最好先放茶叶，再续水，这样茶香的释放就不会因天冷而滞涩；夏季，则须先续水，再放茶叶，让茶香缓缓释放；春秋两季，因为气候正常，就像我刚才这样先往杯子里注上半杯水，然后放上茶叶，再注水。经她如此点拨，我始茅塞顿开。

于是乎，经过与杭州“虎跑泉水”齐名的上虞宾馆“舜井水”的冲泡，三杯“觉农舜毫茶”便稳稳地摆在了我们面前。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，一边慢慢品尝“觉农舜毫”，一边静静地听他们讲述“中国茶道”，即以“中和”为核心的关于茶的人文精神及相应的教化规范。我霎地觉得人真的是离不开茶的，尤其是当那看不见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远远大于眼前具象的茶时。

初心如田

■ 余哲春

江南的田野在浙沥春雨的滋润下，悄然苏醒。天刚蒙蒙亮，田埂上便已出现了一个忙碌的身影。

年过七旬的陈明池，此刻正俯身于秧田边，小心翼翼地掀开覆盖其上的白色薄膜。映入眼帘的，是密密麻麻、青翠欲滴的秧苗。嫩黄的芽尖顶着晶莹的露珠，在微凉的春风中轻轻摇曳。陈明池黝黑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：“今年秧苗长势好，一寸长了，再过半个月就能下田咯！”

他稳稳地拉着除虫机的水管，动作娴熟，身手矫健，丝毫不见古稀之年的迟缓。外套上沾着的泥点，钻进高筒雨靴里的裤脚，都无声地诉说着他与这片土地的亲密无间。谁能想到，这位浑身透着庄稼人踏实坚毅气质的老农，是一位十年前就从永嘉县乌牛街道文化事业岗位退休的老干部。

项畚村是陈明池的故乡，这个村子很特别，三百多户人家分属永嘉、乐清两地管辖。村里的青壮年或创业办厂，或外出经商，留下了大片的良田无人耕种。看着曾经肥沃的土地渐渐抛荒，长满野草，陈明池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受。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怎能如此荒芜？

于是，退休后的他，毅然做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：承包抛荒田，当一名新农民。农户们喜出望外，纷纷将田地托付给他。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对土地的深情，他的耕种规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从十几亩到几十亩，再到如今横跨永嘉、乐清两地的370亩水田。

最初的日子，全靠他和妻子陈彩媚一起起早贪黑，风里来雨里去地打理。天未亮便下田，夜幕深沉才归家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皮肤晒得黝黑发亮。为了实现规模化经营，他牵头成立了永嘉茗西农业植保专业合作社，甚至请女婿担保贷款三十万元购置农机。然而，首年便因经验不足遭遇亏损，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。但他从未想过放弃，只求土地不被辜负。

凭着这份执着与好学，陈明池聘请了温州市农科员担任顾问，从良种选择到病虫害防治全程科学指导。如今，他的农场早已实现了从播种到加工的全流程机械化，拖拉机、插秧机、无人机、收割机、碾米机一应俱全。政府的种粮补贴、稳定的收购合同、完善的农业保险，让他种田的底气越来越足。去年，他向国家交售商品粮25万公斤，返还农户12万公斤，用沉甸甸的稻谷，兑现了对土地的承诺。

最让他欣慰的是，在海宁经商的儿子陈林也被他的精神感染，前年回乡当起了拖拉机手。在项畚村的田野上，红色的拖拉机轰鸣着翻耕土地，白鹭在新翻的泥田里悠闲觅食，青翠的秧苗在春风里茁壮生长。陈明池这位银发耕者，种出了满仓稻谷，更种出了晚年最精彩、最厚重的人生价值。

■ 胡晓明

有一天，我读到一首清代嘉兴人钱泰吉的小诗。其中最后两句是“开卷不敢读，一字一行泪”。我问我的学生：“怎么解释？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深重的感情？”

钱泰吉与从兄钱仪吉时称“嘉兴二石”。一生未中举，主讲海宁安澜书院终老。上引诗见于《述怀三首》，写于他屡困场屋之时。

读书之事，古今沧桑，学生自然回答不上来。古今读书人心中最有感情的事情，已经根本不同了。泰吉自幼刻苦学习，十八岁时以经义古学第一名的成绩补嘉兴县学学生。经学，是家族的厚望所寄，是天赋的异禀所在，也是忠孝的情感所泊；而一生治一经，又是乾嘉时代读书人的理想生活与标准成就。然而，为了中举，为了功名，二十年来困顿困倦，这一愿望一直落空，父母之托命、圣贤之心传、个人之喜好才情、时代之重任，尽付之岁月流水而已，能不沉痛乎？

诚如嘉兴人朱彝尊所说：“乡之大夫士好读书，虽三家之村，必储经籍。耻为胥吏，罕习武事”（《太守佟公述德诗序》）。木心说：“乌镇的历史后裔，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商，豪门巨宅，林园相连，亭树、画舫、藏书楼……寻常百姓也不乏出口成章、白璧题诗者。”后来，我在大学里讲《诗经·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，潜心体认中国经典的真切、深沉与厚重，钱泰吉的小诗、朱彝尊甚至木心的话，也时常会在经书的字里行间晃动。我从乡邦文献的一枝一叶，了解传统精义，也了解嘉兴人由此而来的文脉与文心。

江南女性分明也有一个特点，即士人化，成长为读书人。嘉兴传奇女子柳如是，是其中的典型。她自幼被卖入媚门，然而不甘沉沦，正在诗文书画的熏陶中，由风尘女子，翻转命运，成长为志趣高洁的士人。大史家陈寅恪更在其巨著《柳如是别传》中，赞颂她身上体现的中国近现代读书人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。

1995年夏天，整整一个暑假，我沉浸在《柳如是别传》这本大书中，不仅为陈柳因缘、钱柳因缘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而唏嘘，不仅为柳如是才华与气节而陶醉，更进而为明末清初的江南，名姝奇女、高僧志士、诗人侠客以及现代的风流云散而心有戚焉。久而久之，“江南”这个词语，渐渐对我有一种魂牵梦萦的魔力。

第二年开始，我利用节假日等一切机会，跑苏州、杭州、嘉兴、绍兴、常熟、湖州……富春江、钱塘江、天台山、西湖、南湖……以及大大小小的古镇，1998年写作并出版《文化江南札记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，撰写《江南文化诗

嘉兴的文化

学》，编撰《江南女性别集》《江南大义》，爱江南、写江南、讲江南，“岁月的新痕与历史的旧迹不期然而然地相遇，在情在义地勾画一个地名背后的巨大天地”，这一切的最早动机，竟是从一个女子，那被陈寅恪称为侠女、神女、奇女子的柳如是开始的。

我与嘉兴的因缘，也正是我读江南的初心。

一

早在唐代，白居易在长安回忆江南，有《想东游五十韵》，用了很长的篇幅歌咏嘉兴。最适意的两句是“食宁妨解缆，寝不废乘流”——寝食坐卧，皆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。诗有小序：“大和三年春，予病免官后，忆游浙右数郡，兼思到越一访微之。故两浙之间，一物已上，想皆在目，吟且成篇，不能自休……”所谓“浙右数郡”“两浙之间”，正是嘉兴。唐代的嘉兴水乡，就这么好。但是嘉兴人王国维不同意，似乎觉得山西人白乐天，不能真正懂得嘉兴的美。他很自豪地说“我本江南人，能说江南美”，家家门系船，往往临水居。兴来即命棹，归去辄随几……枯槎渔网挂，别浦菱歌起。何处无此境，吴会三千里。

如果说，白乐天诗是一个退免的官员对江南的留恋，而王国维诗则是“家家”“往往”，是真正的水乡居民家常的亲切情感；白诗回忆的是一次旅行，而王诗回忆的是春夏秋冬、以及包含了苏州在内的三千里浙西。尤其要注意的是，诗人将嘉兴的水乡上升到整体的“江南美”这个高度上，跟我们今天要说的“嘉兴醉（最‘江南’），作为“醉美江南”之中心，看法不约而同。

也是，嘉兴的人物有许多特点，譬如清明、洁净、正直、刚直，真可谓“士大夫之乡”。典型者如王国维、沈曾植、张元济、丰子恺、太虚、谭其骧、陆费逵、徐志摩、金庸等。

而且，不少人物性格颇有张力，命运多有反转。譬如重要文化标志人物：范蠡、柳如是、吕留良、李叔同、王国维、沈曾植、张元济、丰子恺等，尤其是李叔同之出走与王国维之自沉，我称其为近代中国的两大文化之谜，其中引发了无穷的猜想解读。

无论如何，他们的性情与命运的张力，分明浓缩了近代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内在的种种紧张：忠与义、美与力、理性与感性、道德与宗教、文艺与心灵、古典与现代，等等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二

嘉兴的文化基因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密码，即特殊地缘与“文化兼性”。明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）的《嘉兴府志·形胜》写道：“本部为浙西大府，巨海环其东南，具区浸其西北，首

尾吴越，襟带苏杭；又平原衍壤，海滨广斥，沿海诸山隐隐拱向，支流千万，相错如绣。诚哉泽国之雄，江东一都会也。”这是说嘉兴兼有吴越、山海、河泽的形胜。我们将吴越之间、浙东浙西之间、苏杭之间、水乡海洋之间，称为基于地缘而来的“文化兼性”，即对于四周的文化特质，均可兼而有之。

今天的嘉兴地名，还保留着吴根越角的“国界桥”，城门有往姑苏的“吴门”，往杭州的“越门”。嘉兴像一个桥梁，沟通各方。“兼性”也是由于地缘间的性质，可引申为刚柔之间、进退之间、文野之间、商政之间、学问与日常生活之间，甚至于戈与玉帛之间，既相通通达往来，又都有可以转圜运作的分寸。如此说来，嘉兴不正是江南的“文心”么？

嘉兴古地名携李。两千多年前，这里发生过有名的携李之战。《左传》是这样记载的：

吴伐越，越子句践御之，陈于携李。句践患吴之整也，使死士再禽焉，不动。使罪人三行，属剑于颈，而辞曰：“二君有造，臣奸旗鼓。不敢于君之行前，不敢逃刑，敢死。”遂自刎也。师属之目，越子因而伐之，大败之。灵姑浮以戈击阖庐，阖庐伤将指，取其一屨。还，卒于陞，去携李七里（《左传·定公十四年》）。

这里展示的是浙东文化的特质。与中原礼乐文明相比，浙东越地民风彪悍，崇尚勇力与决绝，让罪人在阵前集体自刎以扰乱敌军，展现了为达目的不惜代价的狠烈与隐忍，这正是后来勾践能“卧薪尝胆”的精神底色。

无论如何，正是这场战争，定义了嘉兴的史诗地标：“携李”因此变为一个承载着历史重量与文化记忆的信号，嘉兴成为吴越争霸核心舞台的见证。携李之战不仅是一场靠非常规手段获胜的战役，更是讲礼义的春秋时代的结束，讲霸力的战国时代的开始。可是，神州华夏的历史，真的要与复仇、蛮血、刀光剑影为始终么？

然而，清人朱彝尊明确地说：“（嘉兴）其俗少阴狡。”我知道的是，嘉兴的文化性格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变。士大夫之乡，依然是士大夫之乡，直到清人钱泰吉，对代表华夏人文的经典依然有很深的感情；直到王国维，依然为华夏文化的命运而殉文化；直到李叔同，依然为东方文明的命运而即世间而超世间。当然，勾践的隐忍，也内化为一种内在、低调、柔性的刚健，浙东与浙西，有时也并不分明。柳如是那样一个婉转倚门的小女子，居然也有反清复明的大愿力。而后世人讲起携李，多半淡化了其中的血污与阴狡，代之以令人迷醉的李子，以及美人西施的流风遗韵与高人范蠡的飘然而去。

这就是文明的力道。嘉兴的故事，仍有很多篇幅待写。